

这个人在洛阳生活了十八年,他一生写了3000多首诗歌,其中就有900多首是关于洛阳的山和水。他给自己起的号是“香山居士”——这是他晚年隐居的地点,洛阳香山。也许你已经猜出来了,长庆四年,这个叫白居易的诗人对于长安的一切都厌恶不已,他用自己的全部积蓄,在洛阳履道里买下了原散骑侍郎杨凭的旧宅,实现了他“但道吾庐心便足”的夙愿。

我一直觉得白居易是一个隐藏的吃货。他很擅长发现食物的日常美。举个例子:“晓日提竹篮,家童买春蔬。青青芹蕨下,叠卧双白鱼。”用叠字“青青”,后面跟着“叠卧”,再加上美妙的配色,有画面感了吗?我特别觉得白乐天的这一套,更不用说那首著名的“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他写食物本身,也很爽利,什么“鱼香肥泼火,饭细滑流匙”,什么“棕香筒竹嫩,炙脆子鹅鲜”,我猜白居易应该是唐代诗人里最懂饮食的,换了李白,吃啥根本记得,重要的是喝到位。看看白居易在洛阳都吃了点什么。“净淘红粒晋香饭,薄切紫鳞烹水葵”——这感觉像江南的饭食啊,红米大约是当时洛阳附近的陆浑县的特产,水葵就是莼菜,果然,这顿饭是宴请苏州的客人的,“停杯一问苏州客,何似吴松江上时。”在洛阳街上闲逛,到处走着刚刚在古装店里打扮好的“唐代小娘子”,衣袂飘飘,额间点绛,鬓角插花,恍惚间宛若唐诗里的美人。彼时彼刻,晚霞笼罩着洛阳,余晖轻柔地洒落在武则天的明堂天堂和巍峨的通天塔上,朱红与鎏金的光泽,在暮色中渐渐地晕染开来。

我有点恍惚,仿佛回到了一千三百年前的某个黄昏,街市熙攘,灯火通明,大唐的繁华正从历史的深处缓缓走来,笼罩着每个人惆怅而迷蒙的面容。洛阳很美很梦幻。但后来我想了想,也可能是因为晕眩。饼饼饼饼饼,饼天饼地,我的脸越来越像一个大饼。每天晚上都觉得撑得不行,回到酒店,全靠带来的仲堂冻顶乌龙解腻。我忽然想起,白居易还写过一句洛阳生活的:“午斋何俭洁,饼与蔬而已。”

## 如梦令·桂

白七鳞

皴干鹿枝墨桃,青袂  
鹅缨米小。  
蝶落芳尘中,商冷还  
翻花老。声杳,声杳,摇下  
秋光又少。

一代播音艺术家陈醇,2024年6月19日驾鹤西去,享年91岁。陈醇是巴金先生的朋友,是什么原因把他们结缘在一起?陈醇说:“是巴老的作品,巴老的为人,使我们接近了。我们可以说是两代人,但他对我丝毫没有距离。我不仅是他的读者,更是他的朋友。”

1956年10月14日,上海虹口公园。中国文学界一次重大的活动在这里举行。鲁迅先生的灵柩,这天要从万国公墓

日本女作家向田邦子的小说,依照的是古典主义的创作原则,丰盈的细节,细腻的心理,遍布其中,且叙述干净明快,跳跃灵动,毫不旁枝斜逸,拖泥带水。不过,她的小说情节基本依托人物特殊关系推进,起码,在短篇小说集《隔壁女子》是这样。如《幸福》妹妹爱上的男人,和姐姐以前有瓜葛;《木屐》天天为公司送餐的外卖员,和公司一职员是同父异母的兄弟。这一点人物关系的设置,过于戏剧化,有明显作文的痕迹,我不喜欢。

《隔壁女子》,是向田邦子最出名的一部短篇小说。尽管依然是特殊人物关系的设计,家庭主妇缝纫机女,爱上了隔壁开酒吧妈妈桑的情人,并有了一次飞速且短暂三天的纽约之行。可谓易卜生娜拉的现代版,出走的娜拉,跳了一曲狐步舞,悠然转上一圈,又回归家庭,烟花一瞬的肥皂剧。这种经不起推敲的情节编织,让小说多少失真。但是,这篇小说最有意思的,是家庭主妇缝纫机女,一个人整天憋在家里,日子单调,寂寞无着,一次贴墙偷听到妈妈桑的情人说他爱爬谷川岳山,每一次从上野车站,乘坐慢车,一点点往山上爬,“不管爬过几次,我都还会像初次攀爬一样心跳不已”。而且,攀爬谷川岳山时经过的那一个个站名,他如数家珍,不厌其烦,小猫吃鱼一般,有头有尾地细数一遍。

向田邦子也不厌其烦地细致写下了这一个个站名:山谷额,尾九,赤羽,浦和,大宫,宫原,上尾,桶川,北本,鸿巢,吹上,行田,熊谷,笼原,深谷,冈部,本庄,神保原……停顿之后,喘口气,接着还有:新町,仓贺野,高崎,井野,新前桥,群马总社,八木原,涉川,敷岛,津久田,岩本,沼田,后闲,上牧,水上,汤桧曾,土合。“念完后,男人深深地吐了一口气。”家庭主妇缝纫机女,听后则“紧紧闭上眼睛,眼帘里一片红光,直往山上冲”。这上山经过的一连串站名,让家庭主妇缝纫机女、妈妈桑和她的情人,三个人都“心跳不已”。

我也不厌烦地抄录下通往谷川岳山这一个陌生的日本站名。

这些站名和谷川岳山,对这篇小说旨意至关重要。它们是妈妈桑和这个男

## 谷川岳山

肖复兴

人感情的纽带与表达的方式,也是家庭主妇缝纫机女渴望爱情的心理谱线和行为的导航地图。

于是,这一串糖葫芦一样长长的站名,不仅成为小说不可或缺的细节,还成为小说人物行动的驱动力,串联起小说情节发展的链条,几次在关键处,灵光一闪出现:

家庭主妇缝纫机女忽然问丈夫爬过谷川岳山吗?你能说出到谷川岳山那一个站名吗?丈夫莫名其妙,一脸不耐烦地转过身,立刻鼾声大作。

家庭主妇缝纫机女找到那个男人,这一个个脱口而出的站名,便不仅成为他们的接头暗号,还立刻成为通往酒吧和床的通行证,以及去美国的免签证。

家庭主妇缝纫机女的丈夫,莫名其妙地看到出走的老婆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她去爬谷川岳山了。丈夫找到隔壁的妈妈桑询问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妈妈桑听后哈哈大笑,对他说:她爬的不是山,是男人!便告诉他,他老婆偷听的事情,顺便,再一次不厌其烦说了一遍通往谷川岳山那一长串耳熟能详的站名。而且,以小说的点睛之笔的口吻告诉他:比起爬山,其实回家更需要勇气。

看得出,小说作法之一的重复,在此的重要性。只不过,向田邦子这一次用的是通往谷川岳山这一个个糖葫芦串一般长的站名,她用得娴熟,化腐朽为神奇,让枯燥的站名,有了鲜活的生命力,不仅使得这一组三人的情感,连带家庭主妇缝纫机女的丈夫一起,都在这一个站名中,像碰碰车一样,有了奇妙的碰撞;让看不见的情感,变得清晰可见,在这一个个站名上,须眉毕现,跳跃呈现。

谷川岳山,以及攀爬到谷川岳山顶的这一个个站名,是小说明确无误的隐喻,是向田邦子的有意为之。

它们横亘在家庭主妇缝纫机女的面前,也横亘在现代都市男女,乃至我们很多人的心灵和梦里,如情感与心理以及梦幻的密码一样,隐隐地跳跃,幽幽地呼唤。只不过是各自向往的山名不同,登山的路径不同,所经过的火车汽车站的站名或村名街名不同。却是来来往往,梦去人去,老来百事不入眼,唯爱青山如旧时。

英国社会到19世纪才开始表现都市,在这之前,英国文学的重点主要放在庄园、农村,表现传统的土地贵族。比较敏感的作家,如英国作家狄更斯在1838年《雾都孤儿》里开始表现城市中不同的社会阶层,尤其是社会下层,甚至描写了处于社会底层的小偷群体。法国作家巴尔扎克也很早就意识到城市将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比如《高老头》里的寄宿公寓,就有着今天的养老公寓的影子。

爱尔兰作家乔伊斯对都市的表现与19世纪作家有一个重要的不同,十九世纪的作家们在表现都市的时候,始终借助于传统文学的情节,用戏剧化的方式讲述特定的主人公在城市中的人生遭遇,城市只是这段故事的一个大的背景。乔伊斯的一大贡献是他意识到随着城市的改变,生活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尤利西斯》中有一百多个人物出场,而文学史中同样体量的作品里人数要少得多。《尤利西斯》中不但人多,而且大多数没有事件发生,很难记住。事实上,众多的陌生人擦肩而过,素昧平生,这才是都市的真相。与地广人稀的乡村相比,城市的人口密度决定了一个人可以与很多人相遇却并不相识。

都市生活是由大量的人组成的。虽然1904年都柏林的人口跟伦敦相比还比较少,但是乔伊斯正处在城市从传统的乡土化结构向现代都市转变的时期,感受更加敏锐。过去的美是在自然环境里的自然情感;而到了工业和商业环境下,感情在生活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与此同时,声光色的各种感官刺激会更多,感觉会更加迅速地转变,转瞬即逝。

大都市造成人口密集,人口密集必然造成社会分工,而社会分工使人越来越依附于制度。在农村,一个人可以通过邻里互助,或者通过物物交换与大家组成一个共同的群体。而现代都市社会建立起各种制度,如货币制度、服务制度,不再需要跟别人打交道。这也是为什么城市里邻居之间老死不相往来,因为不再需要。人们越来越专注自我,越来越私人化。但这个自我其实跟过去的个人主义所要建立的个性自我是不一样的。这个自我其实是要求人类放弃自己的个性欲望,追求人类的标准行为模式,比如朝九晚五。一方面,人们生活在自己的公寓里,好像有了自我;另一方面,这个自我越来越异化,越来越依赖于群体。尤其是现在有了外卖和家政服务,看似个人越来越不需要与别人来往,其实是越来越依赖于社会服务。所以大家的关系越来越务实,越来越讲究效率。



把签名本留给陈醇。使陈醇特别感到幸福的是,以后又不断得到巴金的签名赠书。

1988年,老作家徐开垒写的《巴金传》在《小说界》连载。陈醇如获至宝,准备在电台“小说连播”节目中播讲。陈醇将小说中的一些细节做了点改动,便来到巴老家听取意见,并当堂“试播”,巴金一家人成了第一批听众。

这一年,19集电视连续剧《家春秋》开拍了。在电视剧每一集开头,都

有一段巴金的话作为引子。导演李莉想请巴老来讲。巴金谦虚地说自己讲不好而谢绝了,并推荐了陈醇。

陈醇的播音确有他的独特风格,长白山音像出版社要出一套全国著名播音员的播音与朗诵艺术作品带。中央电台的齐越、夏青、虹云、雅坤等榜上有名。上海地区选中了陈醇,并希望他诵读有上海特色的作品。陈醇马上想到了巴金的作品。他看中了巴金的散文《愿化泥土》。当这

盘朗诵带正式出版送到巴金手上时,巴金当即播放收听,说:“读得好。”得到了巴老的首肯,陈醇感慨地说:“除了幸福,更有一种满足。”

因为这盘磁带,激起了陈醇为巴金制作录音带的念头。1978年8月,巴金难以忘却与他相濡以沫生活了三十多年的爱妻萧珊,花了整整五个月的时间,断断续续写成了那篇《怀念萧珊》。陈醇读完这篇文章,眼前模糊了,于是他请朋友帮忙录制了由他朗读这篇文章的磁带。当他把这盘磁带送给巴金后,想不到它竟成了巴老的“随身听”。看到巴金喜爱,陈醇又先后录下了他朗读巴金其他作品的“音像制品”。巴金知道后感慨地说:“谢谢你,我是读者养活的。”

## 陈醇为巴金制作“随身听”

马信芳

穴……”接着,上海市纪念鲁迅先生逝世20周年筹委会主任巴金,以及茅盾、许广平分别作演讲。在墓地左侧葡萄架下的陈醇看着近在咫尺的巴金等大作家,分外激动。仪式结束,巴金一行来到电台转播人员中间,表示感谢。巴金握着陈醇的手,问候致意。

陈醇毕业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1951年开始电台的播音工作。这次直播把两人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从此,陈醇与巴金的联系密切起来,有时为了文学作品上的播音问题,除电话联系外,还上门请教。

1979年,巴金的小说《家》重印。巴金没有忘记

迁移到虹口公园落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进行实播。陈醇,作为这次现场实况的播音员,一大早就和编辑、技术人

员来到新落成的鲁迅墓前做好准备。陈醇同往常一样,细细读着稿子。8时40分,迁葬仪式开始。乐队奏起了肖邦的《葬礼进行曲》。伴随着庄重、哀婉的节奏,陈醇控制着激动的情绪开始播音:“……现在,灵柩由宋庆龄、茅盾、许广平等扶到堆满了鲜花的墓台上,慢慢地降入墓

穴……”接着,上海市纪念

鲁迅先生逝世20周年筹委会主任巴金,以及茅盾、许广平分别作演讲。在墓地左侧葡萄架下的陈醇看着近在咫尺的巴金等大作家,分外激动。仪式结束,巴金一行来到电台转播人员中间,表示感谢。巴金握着陈醇的手,问候致意。

## 岁月留痕,光影传情

谢荣生

遇到曹先生,他还指着这张我为他拍摄的作品赞不绝口。

《中国之莺——声乐家教育家周小燕》摄于2014年。那年国庆,我要在上海市工人文化宫举办以百余位全国劳模肖像摄影作品为主题的展览,送总工会审阅时,对方提议让我为全国师德标兵、著名劳模周小燕先生补拍肖像。当时,上海正持续遭遇38℃以上的高温,她却坚持要来我的工作室拍摄,说让我带着那么多器材

设备上门太麻烦了。最后还是

上海音乐学院领导决定由我到周先生家中拍摄。周先生对这次拍摄十分重视和配合,早就整理了多套服装与纱巾等供我们选择,拍摄时也精神矍铄、谈笑风生。在短短的半个小时内,我为周先生在白背景前拍摄了一组姿态大方、目光炯炯有神的高调人物肖像,还在黑背景前拍摄了多张造型稳健睿智、神态和蔼亲切的低调人物肖像。值得一提的是,数年后当周先生病逝时,上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新闻坊播报了寻找我的新闻,周先生的儿子根据母亲的嘱托,要在告别仪式上使用这幅作品。

《国粹大师——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摄于2017年。当时我应邀参加研讨班学习,当天上午由尚长荣先生作《继承与发展》的授课,我坐在会场右侧前排,想伺机拍摄一些尚

先生上课时的花絮。由于我带的镜头太短,用的是向别的摄影记者临时借来的70—200mm的镜头。拍摄时会场左边有一块窗帘布正好拉开,利用窗外进来的光线作为主光,在深暗的背景前可鲜明地突出人物主体,没采用闪光灯补光。因为怕影响别人工作,所以拍了几张尚先生上课时神情并茂的头像就归还了镜头。

在我的人像摄影生涯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在为艺术家们拍摄肖像的过程中,我也耳濡目染了他们德艺双馨的风范,这既助力我提升了艺术修养与人文情怀,也为我在传承经典、开拓创新上树立了良好典范。

“十日谈”团结创造新征程 责编:刘芳

五湖烟水中  
(中国画) 孟昭翰

加入上海市文联大家庭,加入上海市摄影家协会的数十人,我创作了数百幅文化名人的肖像照,其中既有焦晃、杨在葆、徐玉兰、王文娟、俞丽拿、叶辛等德高望重的艺术大家的人物肖像;也有印海蓉、黄豆豆、朱洁静、史依弘等德艺双馨的中青年艺术家的人物肖像。这些作品,见证了我在人像摄影创作方面成长的心路历程,令我难以忘怀。

《重获新生——电影表演艺术家魏鹤龄》创作于1976年。11月初的一个晚上,舞蹈家魏鹤龄老师与她的父母、电影表演艺术家魏鹤龄和袁蓉夫妇等家人一起来到我工作的照相馆。我先后为他们拍摄了全家福、个人肖像照,然后按事先的构思,以迷茫、困惑、惊恐、绝望、愤怒、欣喜、笑逐颜开的表情为一组的人像作品,表现魏老顽强抗争、坚韧不拔、喜获重

生的形象。2017年,由上海市电影家协会主办的“纪念表演艺术家魏鹤龄先生诞辰110周年活动”在上海市文联文艺大厅举行,我应邀参加,得知拍摄于四十多年前的这幅肖像,是魏老人生中的最后一些影像,我十分感慨。

《心中的旋律——指挥家曹鹏》创作于2002年。曹鹏先生是自己打的来的,还专门准备了黑色、白色两套燕尾服及领结、指挥棒等服饰和道具。我根据事先的设计,在影棚内用玛米亚120单镜头反光照相机和柯达金色胶片分别为他拍摄了一组高调与低调的黑白肖像。这幅作品是我拍摄的最后一张,采用低角度仰拍的视角,以深色的背景搭配黑色的燕尾服来形成端庄深沉的和谐影调,再借助事先准备好的烟雾机,配以黄、蓝色光营造

出如舞台般的气氛效果。当曹鹏先生十分投入地沉浸在音乐指挥时,我迅速地按下了快门。2014年10月,上海第十二届国际摄影艺术展览上我再次

上海音乐学院领导决定由我到周先生家中拍摄。周先生对这次拍摄十分重视和配合,早就整理了多套服装与纱巾等供我们选择,拍摄时也精神矍铄、谈笑风生。在短短的半个小时内,我为周先生在白背景前拍摄了一组姿态大方、目光炯炯有神的高调人物肖像,还在黑背景前拍摄了多张造型稳健睿智、神态和蔼亲切的低调人物肖像。值得一提的是,数年后当周先生病逝时,上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新闻坊播报了寻找我的新闻,周先生的儿子根据母亲的嘱托,要在告别仪式上使用这幅作品。

《国粹大师——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摄于2017年。当时我应邀参加研讨班学习,当天上午由尚长荣先生作《继承与发展》的授课,我坐在会场右侧前排,想伺机拍摄一些尚